杜工部草堂詩箋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二十一

大曆二年秋在夔州所在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栢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郡王衛公幕一作夔府送田將軍赴江陵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言田公所起發之地在夔州寒塘也迴首中丞坐辭中丞而行猶回首顧戀也御史中丞謂之獨坐馳牋異姓王謂陽城郡王也漢有異姓諸侯王燕辭楓樹日鴈度凌城霜此紀時也空醉山翁酒遥憐似葛彊以山翁比栢中丞以葛強比田將軍也晉山簡傳襄陽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舉鞭問葛強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垂白一作白首比甫自喻也

垂白馮唐老前漢馮唐傳唐以孝著爲郎中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清秋宋玉悲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

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公携妻拏入蜀而今云無家岂尊以故鄉爲家者乎）甘從千日醉（張華博物志昔列元石從中山酒家沽酒酒家與之千日酒歸醉數日尚醉其家以爲死而葬之酒家計千日往告之發冢方醒鬼神志杜集齊人田氏能爲千日酒飲過一斗醉卧千日乃醒）未許七哀詩（七哀詩起於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哀在於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於弃子之婦人孟陽之七哀哀在於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雲妾作不動山雲行出山易山逐雲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

草閣

草閣臨無地（頭陀寺碑飛閣逶迤下臨無地）柴扉永不關（范彦龍詩有客款柴扉）魚龍迴夜水（酈元水經魚龍以秋日爲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爲夜也）星月動秋山（漢武故事東方朔云星辰動搖民勞之應）夕露清初濕（清一作晴）高雲薄未還泛舟慚小婦飄泊損紅顏（古詩小婦怯紅顏）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思息吏反沈休文月詩高樓切思婦董思恭月詩別客長安道思婦高樓上庾肩吾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殺人

天邊長作客按唐韻作字在去聲有兩音藏祚切一則箇切造也

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字

燭滅翠眉顰一作蛾燭晉列女傳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善屬文滔苻堅時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旋圖詩以贈滔宛轉循環以讀之詞極悽惋

社日二首國語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故祀以爲稷蔡邕獨斷社神蓋共工氏之子勾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以爲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爲社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能殖百穀帝顓頊之世舉以爲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百穀以稷五穀之長因以稷名其神也故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

九農成德業左氏昭公十七年傳郯子來朝昭子問曰少皞氏鳥名官何也郯子曰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預注扈有九種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農之號各隨其

宜以教民事蔡邕獨斷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之官春扈氏農正鳻鶞趣民耕種夏扈氏農正竊玄趣民芸除秋扈氏農正竊藍趣民收斂冬扈氏農正竊黃趣民蓋藏棘扈氏農正竊丹日掌人百事行扈氏農正唶唶晝為民驅鳥宵扈氏農正嘖嘖夜為民驅獸桑扈氏農正竊脂趣民養蚕老扈氏農正鷃鷃趣民收麥百祀發光輝左民傳盛德必百世祀報效

神如在詩良耜秋報社稷也論語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馨香舊不違詩載芟春藉田祈社稷也有飲

其香有振其馨南翁巴曲醉甫時寓夔故稱南翁以醉而歌巴渝之曲也北鴈寒聲微

秋為北向其聲遠也尚想東方朔恢諧割肉歸恢當作詼或作談非此謂以伏日祠社也或疑

割肉乃伏日非社日事蓋不讀史記年表耳按十二諸侯表秦德公二年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前漢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官肉大

官丞日晏不來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謝上自責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礼也拔劍割肉

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大本賚朔之詼諧逢占射覆

陳平亦分肉陳平傳平少時家貧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

此肉矣太史竟論功陸機曰杜之日至大史占事今日江南老他時渭

北童公生於渭北而老於江南也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公言飄泊於夔洪感

秋風而落也鴛鷺廻入金闕誰憐病峽中鴛鷺喻公卿也公謂廻首望帝闕有誰念我病于此也或謂有自帝闕而廻若誰念我也蓋自傷也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西河尉初興薊北師甫召試集賢院授河西尉不拜而安祿山反陷于河北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甫爲尚書工部員外郎避亂於蜀嚴武再領兩川節度辟甫爲參謀扈聖崆峒日肅宗駐蹕平涼甫爲左拾遺扈從乘輿矣端居灩澦時謂今寓居夔州灩澦灘在瞿唐江中也萍流仍汲引萍與苹同謂如萍之飄流無定賴嚴武薦之于朝辟爲參謀也樗散尚家貧散蘇旱切謂如樗之披散不材家除京兆功曹不就職也遂阻雲臺宿雲一作靈甫謂以病不得歸直也後漢鍾離傳樂松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松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雲臺南宮臺名乃顯宗畫二十八將之臺是也常懷湛露詩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翠華森遠矣翠華謂天子之旗也白首颯淒其甫自傷也詩綠衣綠兮絲兮淒其以風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北山移文琴歌既斷酒賦無續文園終寂寞甫二獻大禮賦玄宗

奇之亦若相如之見知漢武終爲讒間所害寂寞無聞也前漢司馬相如傳相如爲孝文園令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斯人同時乃爲天子遊獵賦以諷諫

漢閣自磷緇甫言房琯不宜罷相貶華州司功何異揚雄之見累劉棻而爲汚染乎揚雄傳少好詞賦常作賦以擬相如客有以文薦之待詔承明庭奏羽獵賦除爲郎及王莽篡位欲絕符命之原而甄豐之子尋劉歆之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來欲收雄雄乃從閣上自投下莽聞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斈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

病隔君臣議慚紆德澤私甫被召命以病而辭不參預國論徒荷私恩也

揚鑣驚主辱謂躍馬而驚乎天子之蒙塵也

拔劍撥年衰甫忠義之心爲之憤怒乃拔劍慷慨以撥遣衰年也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後漢二十八將論咸能感會風雲

血流紛在眼謂方事戰爭也武成篇血流漂杵

涕泗亂交頤公自傷也

四瀆樓船泛言運漕給餽也漢有樓船將軍

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壕城也

戰瓦落丹墀後漢紀光武救昆陽會大雷風屋瓦皆飛

先帝嚴靈寢靈一作虛謂肅宗收京修寢廟也

宗臣切受遺謂受遺詔立代宗也

恒山猶突騎恒山河北也

遼海競張旗遼海遼東也皆史思明之窟穴

田父嗟膠漆膠漆所以爲弓誅求之多則田父以供輸爲嗟也

行人避蒺

藜鐵蒺藜所以禦馬所在皆布蒺藜於地而行道之人避之而逃難也揔戎存大體言代宗爲元帥也降
將飾甲詞楚貢何年絕左氏僖公四年傳齊侯伐楚管仲對楚子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堯封舊俗疑楊終傳堯舜之民比屋可封長吁翻北寇指安史也
一望卷西夷今有吐蕃之禍一望思欲席卷之也不必陪玄圃喻言已身不必在朝列也淮南
墬形訓崑崙之上或上倍之是謂玄懸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葛仙翁傳崑崙玄圃仙人所居超然
待具茨言代宗跳幸陝憂形審志何時再覩消兵偃武以修文也按莊子徐無鬼篇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至于襄城
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成玄英疏具茨山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即黃帝
問道之所也凶兵鑄農器謂翹首太平也凶一作休家語致思篇鑄劍戟以爲農器講殿闢書帷
謂欽情經術也廟算高難測謂廟堂之上無良策也天憂獨在玆謂天子之憂每在此耳按
集有曰獨使至尊憂旰食諸君何以答升平是也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汙潦無源而易
涸故甫自喻老而無補也或曰謂天寶以後重吏事謂否上蘊藉者爲潦倒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
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喪亂之後公私罄懸所分之命所典之司未必至於傳說數血

傷殘也萬里煩供給謂自蜀至長安有萬里之遠也孤城最怨思孤城指言夔州公雖寓居所見當爲之傷矣緑林寧小患言荊楚復亂也後漢劉玄傳諸亡命共攻離鄉聚藏於緑林中注緑林山在今荊州當陽縣東北雲夢欲難追憂藩鎮跋扈恐其難擒也韓信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告信欲反書聞上患之用陳平計僞游於雲夢襲信信遂見禽爾雅釋地楚有雲夢郭璞注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謂禹貢雲土夢作乂則分雲夢而爲二矣按司馬相如子虛賦雲夢者方九百里則知此澤跨江南北或單稱雲或單稱夢江南之雲即今之玉沙監利景陵等縣是也江北之夢即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即事須嘗膽吳越春秋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日也苦心勞身夜以繼日目臥則攻之以蓼足寒則漬之以水冬日常抱水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户出入嘗之不絕於口蒼生可察眉言蒼生欲爲之情得於眉目之間但當撫綏之則不爲盜耳列子說符篇晉國有郗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目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無遺一焉議堂猶集鳳議堂者議政之堂也左太沖詩諸公集鳳凰貞觀是元龜言廟堂議政諸公如鳳之集欲除上所陳之患但以正觀爲龜鏡可也處處喧飛檄檄兵書也左太沖詩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家家急競錐言賦斂急也左氏昭公六年傳刀錐之利將盡爭之蕭車安不定前漢蕭育傳京帝時南郡多盜賊拜育爲南郡太守上以育耆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曰南郡盜賊爲害朕甚

褒之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
守之官其為民除害安元元而已蜀使下何之公之詩意謂今日遣使在
寡誅求除盜賊之事而已非若相如諭巴蜀父老也或曰言朝廷遣
人安撫之措不服畢竟將何往謂無逃也前漢司馬相如傳為郎使
蜀因諭巴蜀父老賈誼鵩
鳥賦問于鵩兮去何之釣瀨踈墳籍自此已下乃甫自述謂釣於水若嚴子陵也後漢嚴
光傳光字子陵隱身不仕披羊裘釣澤中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
顧野王輿地記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考嚴州桐廬縣
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
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耕巖進弈棊謂耕于山石鄭子眞也揚
子問神篇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而耕乎岩石之下名震于京師雲
陽宮記鄭朴字子眞揚雄方言圍棊謂之弈自關東齊魯之間皆謂
之弈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謂夔之風土多暄也按集有覽物詩曰形勝有餘風土惡是也
豺遘哀登楚謂登乎王粲荊州之後而悲時之乱也王粲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麟傷泣象尼
謂傷時而泣如仲尼之感麟也公羊傳魯哀公西狩獲麟有以告孔
子若曰有麕而角者何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涕下沾袍
曰吾道窮矣余聞孔子之生其父母禱之於尼丘山
遂名丘字仲尼故傳記謂頭象尼丘山謂之象尼衣冠迷適越謂欲離夔南下而未知所以如以衣冠適越則迷矣莊子逍遥遊篇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无所用之藻繢
憶遊睢睢音雖水名在南都昔之宋州甫少年嘗遊故云憶也按陳孔璋為曹洪与魏文帝書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遊睢

奐者李漢繪之綵李善注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漢繪錦綺陳留風俗傳襄邑縣南有渙水北有睢水睢渙之間出文章故有黼黻漢錦日月華蟲以奉宗廟服御焉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五色其人多文章故名繢水九州要記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服御出焉所謂黼黻織文是也

賞月延秋桂 三秋皆秋桂非八月不足以賞之故知此篇乃八月作也爲其當秋可延賞丹桂也沈休文詩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隴首秋風生桂枝

傾陽逐露葵 謂葵君也曹子建表若葵藿之傾太陽

大庭終返朴 願望天下治平返乎淳朴如古大庭氏也

京觀且僵尸 甫意欲席卷西夷誅於兩觀也左氏宣公十二年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築武庫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

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 戰國策燕丹送荊軻至易水上旣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

南宮載勳業 後漢二十八將論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凡百慎交綏 綏乃車綏也深戒諸將如欲論功繪像當以交綏爲戒毋使名之不立也

巫峽弊廬奉贈侍御四舅別之澧朗

江城秋月落山鬼閉門中 魯語木石之怪夔蝄蜽韋昭注木石謂山也屈原九歌有山鬼篇：

行李淹吾舅 行李通作行理左氏僖公三十年傳主行李之往來杜預注行李使人昭公十二年傳行理之命無

月不至杜預注行理使人通聘問者則知李理字異而義同餘見前注 誅茅問老翁 誅茅謂卜居也 赤眚猶世亂 以赤眚喻吐蕃之乱尚未息也 青眼只途窮 公自比阮籍也晉阮籍始終為青白眼見凡俗之士以白眼對之礼法之士乃見青眼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痛哭而反 傳語桃源客人今出處同 桃源在今澧州乃秦人避亂之所今侍御舅之澧朗因以問之甫以今世之乱竄避荊楚亦與秦人同出處也

溪上

峽内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 迮一作濕迮側格切迫也 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 塞先代切夔峽無井居人以竹筒接引山泉 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 使所吏切使從命者 時復問京華 甫未嘗忘君也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 謂如歲寒之松也 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床 搜神記胡床戎翟之器也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庾信磨鏡詩明鏡如曉月歸心折大刀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藁砧者鈇也藁砧今何在問夫何在也重山爲出字山上復有山者言夫出也大刀頭者刀頭有環也何當大刀頭者何日當還也破鏡者月半鈇也破鏡飛上天者言月半當還也甫旅寓巫峽秋見月心念還歸故有是句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轉蓬行地遠甫自謂也攀桂仰天高俗傳月中有桂有兔擣藥

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兔直欲數秋毫數所矩切計也月中有白兔以其明無所不照故可數秋毫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稍下猶銜皆言月也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刀斗皆催曉刀丁聊切刀斗軍營中擊之以警夜者也蟾蜍且自傾後漢張衡靈憲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爲蟾蜍淮南精神訓月中有蟾蜍月失其行薄蝕無光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時與吐蕃交戰則張弓於夜營皆倚曉月之殘魄不獨漢營爲然唐營亦然也

十六夜翫月

舊挹金波爽前漢郊祀志月穆穆以金波謝玄暉夜發新林至京邑詩金波麗鳷鵲皆傳玉露秋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關山隨地闊言故鄉遠也河漢近人流言晏坐高去天近也河漢天津也魏文帝詩仰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谷口樵歸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寢巴童謂巴渝之童也半夜有行舟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朱超詩惟餘故棲月遠近必隨之光射潛虯動虯居幽切無角龍也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浮一作游謝惠連詩屢廢留子言眷眷浮客心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古樂府月明星稀烏鵲

瑀飛南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以淮南王安比漢中王瑀也淮南子覽冥訓畫隨灰而月
運闕許慎注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闕於上也古樂府宋玉哀關山月詩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

驅豎子摘蒼耳

蒼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枲耳今或謂之耳璫草或名羊負來俗呼道人頭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剩林一作村南地寒晚秋瘴氣已分炎瘴猶須剩也畦丁告
勞苦無以供朝夕秋旱黍稷無收故農民告無以供饌也蓬莠獨不焦野蔬
暗泉石蓬莠野蔬不以旱而有損益愈見繁盛如蒼耳之類是也卷耳況療風本草卷耳可以療風
童兒且時摘一作童僕先時摘侵星驅之去星未沒侵晨而往摘之也爛熳任
遠適東西南北隨其所有而求之也放筐亭午際亭一作當筐竹器放筐謂罷採也洗剝相
蒙冪冪莫狄切謂洗其土剝其毛以筐盛而巾覆之也登床半生熟謂薦之於俎生熟相半欲其脆也
下筯還小益謂食之愈風有補於人也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橘一作木亂世誅
或雜食於瓜薤之間其味酸甜如橘奴然湘中記李衡種橘於龍陽洲謂其子曰吾有千頭木奴歲可收絹千匹

求急救民糠籺窄 籺胡骨切窄則格切陳平傳平食糠覈音義曰覈音紇麥糠不破者京師人麄屑爲紇頭或曰粃糈也糈碎米也

飽食復何心 當用兵之際官吏重歛於民黎民困苦至有食糠籺者其害如此而何忍獨飽念吾民之飢耶

荒哉膏粱客 庖人用禽獸春膳膏香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以公食大夫礼以稻粱爲加膳唐柳芳氏族論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

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 彼膏粱之客豪富之家荒縱不撿廚肉臭爾有餘豈知戰地積骨不葬者哉

寄語惡年少黃金且休 卽飢荒之際下民有不得其食者而惡年少有如荊軻者以金抵蛙擲豈不謬哉用之適奢耳以供食其亦有意也故結聚有曰食不厭須餘亦此意也燕丹子曰燕太子得勇士荊軻將以報秦怨與軻臨池戲軻拾瓦擲蛙太子令捧盤金以進軻用金抵之將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但臂痛耳西京雜記漢佞幸有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有十餘京師爲之語曰苦飢寒逐金丸

詠懷古跡五首

支離東北風塵際 言祿山之亂時在賊也甫之在賊或往河陽或趨行在或居秦州或居同谷是爲支離東北風塵也莊子人間世篇有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

漂泊西南天地閒 謂流寓於蜀往來東西兩川且在夔也

三峽樓臺淹日月 夔之上游則明月峽下游則巴峽巫峽也

五溪衣服

其雲山五溪蠻夷所居衣服言異制也共雲山言與之雜居也馬援傳援南征武陵五溪蠻夷注引酈元注水經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樠溪酉溪無溪辰溪故謂五溪蠻皆槃瓠之子孫在今辰州界羯胡事主終無賴謂祿山負恩無所倚賴也詞客哀時且未還甫感時自傷也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周書庾信字子山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有曰壯士不還寒風蕭瑟

搖落深知宋玉悲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獨悲此凜秋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荊州庾信宅即宋玉故宅地庾信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是也餘見送李功曹之荊州詩注雲雨荒臺豈夢思宋玉為楚王賦陽臺記因以言夢也甫此言荒臺之雲雨豈是夢思乎按宋玉高唐神女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玉曰昔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〻暮〻陽臺之下襄王使玉賦之其夜王夢與神女遇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此言楚之所謂高唐觀朝雲廟者無有矣後人亦疑其當

時未之可無知亦也

羣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歸州有昭君村按歸州圖經王嬙字昭君南郡秭歸人待詔掖庭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詔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万少者五万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反惡其形及單于來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之而名字已去臣下曰恐失信外国恨之不及遂不復留乃按窮其畫工杜陵毛延壽為人形老少必留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獨工狗馬衆勢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陵獄皆同日弃市

一去紫臺連朔漠江淹恨賦明妃去時仰天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遠風忽起白日西匿隴鴈少飛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終無絕於異域呂延濟曰紫臺宮名雪賦朔漠飛沙

獨留青冢向黃昏琴操單于死子幸立昭君謂之曰將為漢為胡曰將為胡於是昭君服毒而死舉国葬之胡中草多白而此冢獨青鄉人思之為之立廟廟中有大栢圍六丈五尺松葉翁蔚出於故臺之上及有搭鐵石在廟側溪中即今香溪廟今屬興山縣唐李太白有詩以吊之生乏黃金枉圖畫死留青冢使人嗟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釋名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後曰琶因以為名

分明怨恨曲中論怨一作愁石季倫明君詞王明君本為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始武帝以江都王女細君為公主嫁烏

孫王昆莫使知音馬上奏琵琶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然其造新声之曲多哀怨至今傳昭君怨

蜀主窺吴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蜀先主劉備以孫權襲關羽之故東征二吴為吴将陸遜所破於秭歸弃船由步道帰魚復改縣為永安遂卒於永安宮水經永安宮在魚復縣東之南鄉峽其間平地可二十餘里江山迴闊入峽所无城壖四毀成荆棘矣東与諸葛亮圖壘相近也　翠華想像空山裏空一作寒翠華旗也

玉殿虛無野寺中甫自注曰山有卧龍寺先主祠在焉　古廟杉松巢水鶴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　歲時伏臘走村翁謂居民因時而祭祀也

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注曰殿今為寺廟在宮東　一體君臣祭祀同

諸葛大名垂宇宙淮南天文訓處郭生宇宙許慎注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　宗臣遺像肅清高謂廟貌遺像視之肅然也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蜀志三分我九鼎新其声名勳業視万古雲霄如一毛耳　伯仲之間見伊吕言孔明在伊吕二公之間也魏文帝典論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或曰伯謂亮佐蜀仲謂瑾佐吴也　指揮若定失蕭曹謂諸葛分鼎成而遂卒也陳平傳天下指揮則定矣蕭曹本紀蕭何曹參位冠羣后聲馳後世為一代宗臣　運移漢祚終

艱復運一作福盜一作恢志決身殲軍務勞殲子廉切盡也王氏春秋諸葛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宣王曰亮將死矣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言今來孟氏家因重其兄弟孝友偏篤也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昔漢禰衡始弱冠孔融年四十為忘年交

過客相尋

窮老眞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謂地僻而倦於梳沐也客至罷琴書謂惟以琴書為樂也掛壁移筐果呼兒問煑魚樂府詩呼兒烹鯉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甫言凡有舟楫過往必來見我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筐果舊作罍果

孟倉曹步趾領新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屐竭戟切屐也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藉分力切

劉伶酒德頌枕麴藉糟周禮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後漢樊儵傳歲獻甘醪注醪醇酒汁滓相將也 甕醬落提攜

飯糲添香味 糲力制切米不精者 朋來有醉泥 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後漢周澤傳時人為之語曰一日不齊醉如泥 理生那免俗 竹林七賢傳阮咸曰未能免俗

方法報山妻 酒醬乃生計日用之物不免求所造之方法以生其家也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

牀三首 一作秋日閒居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 鉏與鋤同 背堂資僻遠在野興

清深山雉防求敵 雉性強而害鬭 江猿應獨吟 應平聲 自洩雲高不

去 洩以制切舒散貌空機云賦雖彌天其未洩 隱几亦無心 前注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

泥 謂以泥封其接枝也 薄俗防人面 人一作狸即俗云人面獸心之義也 全身學馬蹄

莊子馬蹄篇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 吟詩坐迴首 坐晉作重 隨

意葛巾低

籬弱門何向(言藩籬殘損門无定向也)沙虛岸只摧(只一作自)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黒倚杖更徘徊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間一作闊)西南控百蠻(百一作白百蠻謂施黔五溪之蠻也西羌傳冒頓破東胡走月支威震百蠻杜篤論客橫分單于屠裂百蠻注百蠻夷狄之總称)城欹連粉堞(堞達協切城上垣也)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當一作多言天設之險因開闢而後通尔)防隅一水關(峽口有關斷以鼓鼙)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身遭乱離況復聞鼓角之声所以感動衰顏也)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夔峽乃要衝之地時公孫述劉備皆欲以英雄之勢而割據於一隅也)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苶爾頻親故(苶爾奴結切莊子齊物篇苶爾然忘疲而不知其所歸)諸侯數賜金(甫自

注曰故人栢中丞頻分月俸數所角切栢中丞爲節度盖古諸侯也因言諸侯所貽之金得稱賜金也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挈一作攬公爲尚書員外郎服緋故用亦紱也開箱覩黑裘皆以雨之故恐其色黲故也世情只益睡亦因雨悶思又世情推睡而已盜賊敢忘憂時吐蕃未平故憂也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時以松菊自遣尔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雜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寒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中秀一作邊新桃蹊李徑年雖古梔子紅椒艷復殊鎖石藤梢元自落古詩翠藤纏石起倚天松骨見來枯張葯詩長松欲倚天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枝一作柯重儲用切愛日恩光蒙借貸貸吐戴切左傳孟日可愛清霜殺氣得憂

虞衰顏動覓藜床坐英雄記向詡晚病嘗坐藜床音管 孟家貧坐藜床欲穿爲李不倦 緩步仍須竹杖扶山海經龜山多扶竹郭璞注 節竹也高節實中名扶老竹 散騎未知雲閣處三輔故事秦二世起 雲閣欲与衆山齊 啼猿僻在楚山隅今公欲別无官署故言 未知雲閣处止在猿啼之地耳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言文章垂不朽之事業其得其失 盡吾心自知之也陸機文賦吐滂沛乎寸心 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魏文帝典論論文曰古之作 者寄身於翰墨見情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 之勢而名聲自傳於後 騷人嗟不見騷人指屈原宋玉也文 章之祖起於離騷嗟不見則屈宋遠矣傷 今不復見古人也 漢道盛於斯言惟漢有司馬迁相如劉向 王褒之徒文章渾厚森嚴也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文章至於綺麗乃騷雅之末流故謂 之餘波也江文通雜詩高文一何綺小儒安 足爲 後賢兼舊利利一作制或作 列別本作例 歷代各清規謂諸儒 近相祖述 也 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公自謂也吾之用心孝文 自弱冠時疲苦至今也 永懷

江左逸江左東晉元帝渡江所都嵇阮鮑謝之徒文尚俊逸故甫末屢之也多病鄴中奇病一作謝鄴中魏所都文帝好文而作者多尚奇拵故甫多疾之也江文通詩閱西鄴下既已窄同何外江南頗爲異法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騏驎之子仍是騏驎故云帶好兒亦甫自喻也車輪徒已斲莊子天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曰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陸機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非華說之所能精也堂構惜仍虧書大誥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夢弼謂甫用漢弱冠疲苦李爲文幸有子如宗文宗武聰敏惜乎妙致得之於心不能言之於其子如扁之斲輪不能言其妙也故有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之句也謾作潛夫論後漢王符傳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論虛傳幼婦碑語林楊脩爲曹操主簿至江南讀曹娥碑碑陰有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虀臼操不能解脩知之行三十里乃悟令脩解曰黃絹色絲色絲絕字幼婦少女少女妙字外孫女子女子好字虀臼受辛受辛辤字言絕妙好辤操意與合語曰有智无智校三十里緣情慰縹蕩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抱疾屢遷移公雖自謙亦自傷其不用也餘見年譜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莊子逍遙

游扁鷦鷯所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左太中詩巢林棲一枝可為達士模塵沙傍蜂蠆傍蒲浪切近也江峽遶蛟螭謂夔峽寓居之景物也廣雅有鱗曰蛟龍無角曰螭龍蕭瑟唐虞遠欵治古之不復見也聯翩楚漢危傷爭戰之未能安也聖朝兼盜賊言前有安史今有吐蕃是也異俗更喧卑公北人而在南故呼楚人為異俗喧卑囂雜貌鬱鬱星辰劍甫自翰劍失所如宝劍之埋豐城也晉張華傳宝劍之精上徹於天蒼蒼雲雨池又如蛟龍之困于池中也蜀志周瑜傳晉載記劉元海傳皆曰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兩都開幕府謂長安洛陽二京元帥之幕府也萬寓插軍麾南海殘銅柱謂如西原蠻陷邵州桂州山獠是也甫恨無人立功如馬援也東風避月支支或作氏言避吐蕃之乱也音書恨烏鵲恨烏鵲之不信也西京雜記乾鵲噪而行人至號怒怪熊羆謂夔峽山居之所有也稼穡分詩興佝役於營生不暇詠吟也柴荊學士宜謂習其風俗也故山迷白閣白閣終南山之峰名按集有渼陂西南臺詩曰顛倒白閣影是也秋水憶皇陂皇陂即皇子陂也前注不敢要佳句要伊消切愁來賦別離

雨晴

雨時山不改時一作晴誤矣晴罷峽如新言陰晴在雨不在山也天路看殊俗枚乘詩美人在雲端天路杳无期秋江思殺人思讀去声有猿揮淚盡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声淚霑衣無犬送書頻晉陸機傳機有駿犬名曰黃耳機寓京師久无家問機乃為書以繫犬頸犬尋路南走至其家得報還洛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新一作佳媿子廢鉏來鉏与鋤同竹杖交頭柱柴扉掃徑開范彥龍詩有客掃柴門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醅醱一作撥醱普發切醱酒也醅芳杯切酒未漉也

集注草堂杜工部詩卷第三十一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二

大厤二年秋在夔所作

解悶十二首 後四篇皆詠荔枝以譏明皇貴妃也

草閣柴扉星散居 夔地多山少平居人傍山故星散也庾信詩異國星散居 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友得錢留白魚 友一作女得錢不論其價知魚賤也

商胡離別下揚州 胡一作客 憶上西陵故驛樓 西一作蘭 爲問淮南米貴賤老夫乘興欲東遊 遊一作流因商胡之行而問淮南米價甫欲盡南下也

一辭故國十經秋 自大厤二年逆數至乾元元年凡十年矣 每見秋瓜憶故丘 秦東陵侯邵平種瓜長安青門外甫長安杜陵人故感秋瓜而懷故鄉也 今日東湖采薇蕨何人爲覓鄭瓜州 甫自注鄭祕監審余按瓜一作表瓜州乃金陵之別号審即甫之故人必審有瓜州之命或舊曾守

瓜州也李尤賦
念故亡之落瓜

沈范早知何水部何水部乃何遜也早為沈約范雲所知曹劉不待薛郎中若郎中薛據者退不與曹植劉楨同時獨當省署開文苑甫為左拾遺自以文章為己任也兼泛滄浪學釣翁甫有魚釣之樂也或曰按省署開文苑滄浪李鈎翁乃薛據之詩句甫取據之詩廣之以美據前在省部今在荊南有江湖之樂斯爲李釣翁矣屈原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甫自注校書郎孟雲卿一飯未曾延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唐摭言襄陽詩人孟浩然開元中為王右丞所知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維待詔金鑾殿一日召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床下維不敢隱奏聞奉詔誦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明皇憮然曰朕未嘗棄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

即今耆舊無新語謾釣槎頭縮項鯿頭一作頭鯿卑連切襄陽耆舊傳漢中鯿魚甚美常禁人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鯿襄陽雜記宋元徽中張敬兒為刺史齊高帝為領軍敬兒作六艚船獻高帝槎頭

縮項鯿一千八百頭夢弼按浩然集有曰鳥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鯿又曰試垂竹竿釣果得槎頭鯿兩用之也

陶冶性靈存底物言陶冶性靈者惟有詩而已梁鍾嶸詩評阮嗣宗詩其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顏之推家訓論文章至於陶冶性情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按集又有秋日夔府詠懷曰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之句新詩改

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孰者孫孰之孰也用言孫孰知謝靈運謝惠連將作此詩為能事也

頗學陰何苦用心字一作竟陰則陰鏗何則何遜苦用心則不向且為之矣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蔓一作漫最傳秀句

寰區滿未絕風流相國能甫自注右丞弟今相国縉夢弼按唐書王維傳維字摩詰開元中轉尚書右丞以詩名盛於時晚年得宋之問藍田別墅〻在輞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与道友裴廸浮舟往來彈琴賦詩笑歌終日常聚其田園所爲詩号輞川集代宗時以弟縉爲宰相代宗好文求維文縉編綴得四百餘篇上之縉本傳少好学与兄維俱以名聞嵇康琴賦体制風流莫不相襲

先帝貴妃今寂寞今陳作俱荔枝還復入長安楊貴妃傳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騎傳送數千里味氣未變至京師

炎方每續朱櫻獻月令仲夏之月天子以含桃先薦寢廟此

一云炎方續獻乃海南獻荔枝也南裔志龍眼荔枝生朱提南廣縣改爲僰道縣注荔枝樹高五六丈常夏生實赤可食余按蔡君謨荔枝譜唐天寶中妃子愛嗜涪州荔枝歲命驛致之故蘇子瞻荔枝歎云永元荔枝出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是也

玉座應悲白露團 唐史遺事乾元初明皇幸蜀廻適嶺南進荔枝上感妃不覺悲慟迨絕高力士於御座設位享之上稍蘇息

憶過瀘戎摘荔枝 瀘龍都切瀘戎州名也唐地理志南海戎州貢荔枝貴妃外傳妃子生於蜀嗜荔枝南海荔枝勝於蜀產故每歲馳驛以進戎州圖經載郡國志僰人往施夷中多以荔枝爲業園植萬株樹收百斛故戎州有荔枝園戶

青楓隱映石逶迤京中舊見君顏色 陳本作京華應見无顏色君指言荔枝也

紅顆酸甜只自知 扶南記荔枝結實時枝弱而蔕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劙其枝故以爲名劙音剺賞加松花之初生若殼若羅文初青漸黃肉淡如白玉味甘多汁荔枝譜嶺南及梓夔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閩中之下品

翠瓜碧李沉玉甃 玉甃井也易曰井甃无咎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

赤架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此物言荔枝也可憐先與荔枝不異枝蔓他処所有而此物長於遠地娟娟然生所以歎異之也

側生野岸及江蒲 蒲一作浦此亦言貢荔枝也左思蜀都賦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眼側生荔枝有綠

（棄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不熟丹宮兩玉壺（丹宮玉壺本至尊之奉御其移根不熟於丹宮而滿玉壺所以求之於遠方也三輔黄圖漢武破南越於上林苑中起扶荔宮以植所得龍眼荔枝菖蒲皆百餘本土木南北異宜時多枯瘁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猶移不息偶一株稍茂終無華實一旦萎死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路焉）雲壑布衣鮐背死（鮐當來切魚名詩行葦黄耇鮐背注言老人背有鮐文也後漢和帝紀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上書諫遂罷）勞人害馬翠眉須（一作勞生重馬翠眉踈今從歐陽本爲正翠眉拍貴妃也貴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驛晚夜傳送至京師味猶未變當是時布衣賢士不能搜訪聊召至於老死山谷之間以貴妃須荔枝之故乃勞人害馬力求於數千里之外子美所以作是詩也）

復愁十二首

人煙生處僻（生或作遠曹子建詩千里无人煙）虎跡過新蹄野鶻翻窺草（鶻一作雉）村船逆上溪

釣艇收緡盡（緡音昏綸也）昏鴉接翅稀（鴉一作鷗）月生初學扇（班婕好怨歌行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雲細不成衣（李義府堂堂詞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故園指長安也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謂吐蕃未息也須覺省郎在謂爲尚書工部員外郎也家貧農事歸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金絲鏤箭鏃鏤一作鑴皁尾製旗竿製一作掣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金絲箭皁尾旗皆胡服也樂府有行路難篇

正觀銅牙弩釋名弩怒也有弩埶力也其柄曰臂似人臂也鉤弦曰牙似牙齒也牙外曰郭爲牙之規郭也合名之曰機如門戶樞機開闔有節也南越志龍川唐時有銅弩牙流出水皆銀黃雕鏤取之以製弩父老云其地盖越王弩營也開元錦獸張謂設射侯也花門小前好前一作箭花門乃回紇也此物棄沙場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閭閻聽小子聽讀平去皆可戊此下效閭閻李斯自閭閻歷封侯談笑覓封侯此篇公憤生事邀功濫冒榮寵若吳鈎或閭閻小人亦說取封侯也揚雄解嘲或立談而封侯談笑曾作談話

今日翔麟馬翔一作祥正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四太宗號十驥一騰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
五決波騟六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騧九翔麟馬十奔虹赤唐書兵志祥麟廐名續通典伏內有飛龍翔麟鳳苑鵷鑾吉良六廄
先宜駕鼓車建武十三年異国獻名馬日行千里詔以駕鼓車南史王融傳融与宋弁論駿馬當駕鼓車無
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角一作竟樊作推言此馬不勞遺、問河北諸將角勝於榮華而巳
任轉江淮粟休添苑囿兵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責天
下勤王而巳不在京城之兵多也
江上巳秋色火雲終不移夔地暖秋暑尤盛也巫山猶錦樹南國
且黃鸝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梁昭明太子撰靖節徵士傳陶淵明爲彭澤令賦歸去來嘗九月九
日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滿手把菊忽值刺史王弘送酒至即醉而歸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
賒唐歲時節物九月九日有茱萸菊花酒䜩
病裁詩仍拙吟多意有餘莫看江總老本傳尤工五言律詩猶被

賞時魚江總陳後主狎客也陳破歸隋後復歸江南甫以身未歸故鄉故托江總以自比言總雖易主得歸猶不若甫流落而有銀魚之賜甫檢校工部朱紱銀魚也唐車服志唐百官賞緋紫以兼魚袋謂之章服飾以金銀

南極淮南子墬形訓南極之山曰暑門又時則訓南方之極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雲
歲月蛇常見風飆虎或聞或一作忽飆甫遙切近身皆鳥道殊俗
自人羣睥睨登哀柝睥匹詣切睨研計切睥睨城上女墻謂登白帝城閱戍役擊柝以警夜也螢弧
照夕曛螢一作寸曛許雲切日入也螢弧旗也謂旗影爲曉日所照也左傳取螢弧以登後漢趙壹傳羊陟與壹言談至曛夕極歡而去
亂離多醉尉南史何敬容傳謝郁作書戒之曰君侯已得聘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終不敢呵斥然不無其謝
愁殺李將軍李廣傳廣嘗斬贖爲庶人与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〻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

搖落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

鵝費羲之墨甫言字非逸少也晉王羲之字逸少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甚悅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貂餘季子裘甫言貧如蘇秦也戰國策蘇秦字季子從燕之趙趙封秦為武安君飾車乗金璧錦繡以約諸侯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長懷報明主臥病

後高秋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素一作清白首望霜天登俎黃甘重支床錦石圓龜策傳南方老人用龜支床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渚十道志忠州有黃姑渚或謂古樂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何鼓也乃俗聲之轉尒

秋辭白帝城老人因病酒堅坐看君傾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

清動杯中物陶淵明責子詩天運苟如此且尽杯中物高隨海上槎槎與查同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貫月查又名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不眠瞻白兎

百過落烏紗烏紗阜帽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鬢笑舞拓秋窓拓他各切手推物也樽蟻添相續曹子建七啓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沙鷗並一

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片一作我降胡江切服也詩我心則降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藻鏡猶藻鑒也言孟倉曹赴選客東京也晉太康四年制藻鏡銓衡江揔僕射表藻鑒官方品裁人物江山憔悴人甫自謂也秋風

楚竹冷夜雪鞏梅春鞏洛謂東京也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

新高士傳老萊子年七十衣荆蘭之衣爲嬰兒戲於親前足跌而偃因爲嬰兒啼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土婁村在今洛陽東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荆棘深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甫自謂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耳聾

生年鶡冠子袁淑眞隱傳鶡冠子楚人隱居深山中衣弊履穿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劉向別錄鶡冠子隱士常居深山耳聾謂妻子曰吾勉爲巢由洗清溪耳後漢輿服志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无蕤加双鶡尾在左右謂之鶡冠五官虎賁羽林皆冠之鶡者勇雉也其鬥无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也余謂是謂所謂鶡冠非武士所冠蓋名同而實異耳歎世鹿皮翁劉向列仙傳鹿皮翁菑川人少爲府小吏機巧手能成器械岑公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乃上其巔作祠舍留止食芝草飲神水且七十年菑水未出來下呼宗族家室得六十餘人令上山半水盡漂一郡没者万計小吏乃辭宗族令下山著鹿皮衣遂去復上閣後百餘年賣藥於市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

淚歎雀噪晚愁空黄葉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楚辭九歌雷塡塡兮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松江白魚不孤游出必成雙漁人以網取之多得兩个甫詩云不受釣言其相隨故也三寸黄甘猶自青甘以兩三寸者入貢今三寸猶青以未成孰其加大可知南史彭城王義康元嘉中餉太子大傅取甘大三寸者供御多病馬卿無日起甫有肺疾自比相如也西京雜記司馬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遂發痟疾窮途阮籍幾時醒甫以思歸自比阮籍也晉阮籍傳任情不羈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未聞細栁散金甲謂干戈未息也文帝紀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栁注在昆明池南今栁市是也腸斷秦川流濁涇甫憂弟妹在秦川也

自瀼西荆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屯徒渾切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並見前注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古行反人事傷蓬轉吾

將守桂叢劉安招隱篇桂樹叢生兮山之幽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清溪來往皆茅屋皆一作兼淹留為稻畦市喧宜近利西居近市易賖近市利三倍左氏傳晏子對景公語林僻此無蹊曹植詩欲還絕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賸實證切送也陸機詩遊賞悅賸客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吾亦沼清泉枕帶還相似帶一作席柴荊即有焉所畬應費日畬以諸切燒榛種田也荊楚多畬田先縱火熂爐候經雨下種歷三歲土脉竭不可復樹藝但生草木復熂旁山熂音熂熱火燎草也爐音盧火燒山界也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唐劉禹錫連州有畬田行曰何處好畬田團團縵田腹鑽龜得雨卦上山燒卧木又曰下種暖灰中乘陽拆牙蘖蒼蒼一雨後苕穎如雲發解纜不知年纜維船索也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間參初今切差初宜切淮南時則訓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至委火炎風之野萬二千里久遊巴子國寰宇記巴子國後為楚破至秦人為巴郡臥病楚人山幽獨移佳境思賢賦幽獨守此側偏清深隔遠關寒空見鴛鷺迴首憶朝班憶一作想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鄭景純詩朱門何足榮郎君玉樹高晉謝玄傳玄字幼度少穎悟與從兄朗爲叔父安所器重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安悦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操協平聲禮記絲聲哀劉向新序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玉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是以曲彌高而和彌寡琴録琴曲有幽蘭白雪非知音者未可與之操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薄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筆架霑窗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足足王作馬詩蕭蕭馬鳴箇箇五花文

瞑

日下西山陰山庭嵐氣侵謝靈運詩曰曛嵐氣侵牛羊歸徑險詩王

風日之夕矣牛羊下來 烏雀聚林深正枕當星劒 吳越春秋子胥既渡解劒以與漁父曰此吾前君之劒中有七星價直百金越絕書越王取純鉤示薛燭曰觀其文如列星之行 收書動玉琴 晉嵇康琴賦紋以園客之絲徽之以荆山之玉 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

御裌侵寒氣 裌古洽切複衣也 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王子年拾遺記員嶠之山名環丘上有方湖千里多大鵲高一丈羣飛於湖際銜椒不周之粟於環丘之上粟生穟高五丈其粒皎然如玉也

稻米炊能白秋葵煑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

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春 伊闕縣名在洛陽 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 廣雅車渠石次玉也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光半委眠（一作委半）猇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鱠（晉張翰傳翰字季鷹吳人入洛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鱠遂命駕而歸）兼懷雪下船（王徽之字子猷常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獨酌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反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行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耶）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重一作空）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晴樹依巖落明河遶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樂府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毛萇詩傳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青女霜楓重（淮南天文訓青女降霜雪許慎注天神也）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鬬跡月挂客愁村喬木澄稀影輕雲倚

細根數驚鬬雀噪（數色角切）暫睡想猿蹲日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寐一作寢）無夢有歸寬（寬一作寄）

東屯北崦（崦衣炎切與嶮同）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空村唯見鳥落日未逢人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迴白首戰地有黃塵

雲

龍以瞿塘會（以一作自）江依白帝深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九歌雷填填兮雨冥冥）雙崖洗更清水花寒落岸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燕玉謂婦人也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待燕玉而煖者孟子所謂七十非帛不煖也或謂唐盃王有煖玉盃以為飲器）充飢憶楚萍（家語致思篇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

舟人取之王使〻聘于魯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

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晉劉琨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向曉復吹之賊棄圍而去

白狗斜臨北水經注秭歸白狗峽如狗形狀具足故以名焉

黃牛更在東水經注黃牛山在秭歸縣北四十五里迴迴五十里盛弘之荊州記黃牛山有重嶺疊起其最大高崖間有石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此崖江湍紆回行信宿猶望見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黃牛如故今黃牛峽山下有廟曰洛川王土人云黃牛神也

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曬所賣切暴也

應門試小童莊子讓王篇原憲杖藜應門

亦知行不逮逮一作速

苦恨耳多聾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

秋日新霑影以雨之故日影曚曨爲雨影

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碓都內切舂也

半濕搗香秔秔音庚稻也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古詩密雨如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
過雲遲上馬廻休出看鶗坐不移高軒當灔澦高一作層峯
記灔澦堆在夔州西南一百步蜀江中心瞿塘峽口潤色靜書帷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
多病久加飯古詩上言加餐食飯衰容新授衣詩豳風九月授衣時危覺凋
喪一作喪亂故舊短書稀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
神女花鈿落鈿音田飾以金華也神女廟在巫山因雨之故花鈿所以落也蛟人織杼悲蛟人
泉客也織輕綃於泉室出于市賣之今值乎雨所以悲也餘見前注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劉向列女傳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諫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故藏而遠害也今荅子治陶家富國貧不祥惟夫子乎謝玄暉詩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潛龍故

起雲易乾卦雲從龍泥多仍徑曲揚子問神篇龍蟠于泥心醉阻賢羣文中子心醉六經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鮑照謝靈運也皆以能詩名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氤氳[illegible]曾作閣

傷秋

村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高秋收畫扇一作藏羽扇久客掩柴扉柴一作荊扉詩有客歸柴扉能懶慢頭時櫛倦於梳休也艱難帶減圍玄於弃元也梁書沈約字休文帝立累遷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而帝終不用力求外出以書陳情於徐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易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將軍猶汗馬謂吐蕃未息也天子尚戎衣天子指代宗也白蔣風飈脆飈音標說文扶搖風也廣雅蔣菰其米謂之彫胡殷檉曉夜稀殷烏閑反赤黑色檉丑成切檉柳也爾雅釋木檉河柳郭璞注今河旁赤莖小楊也何年減豺虎減一作藏張孟陽詩國擘孟如豺虎似有故園歸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恠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此以漢迎四皓美唐之君臣也張良傳高祖欲易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乃用張良計迎四皓四皓至上大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上謂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爲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李密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林 巫山巫峽氣蕭森巫山以言山巫峽以言水也張景陽詩氣家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兩一作重此句塑畜蓋用於夔州見菊花者一年矣乃叢菊之兩開皆是他日感傷之淚也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郭泰機詩皎皎白素絲織爲寒女衣良工秉刀尺棄我忽如遺

夔府孤城落日斜毎依北斗望京華北一作南非盡長安上直北斗號北斗城也春秋說題辭南斗爲吳十道志長安故城南似南斗形北似北斗形 聽猿實下三聲淚宜都山川記巴

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霑衣 奉使虛隨八月查 按張騫及西域傳騫以郎應募使西域窮河源之遠即無乘查之說惟張華博物志說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多齎糧乘之十餘日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宮中有婦人織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訪問嚴君平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到天河時也未嘗指言張騫宗懍作荊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謂漢武令張騫乘槎而去今余按宗懍所言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張騫則知宗懍之謬可不攻而自破矣前輩詩多引張騫乘槎者乃相襲訛謬矣然則子美其亦承襲用之而訛歟

畫省香爐違伏枕 甫爲尚書員外郎而流寓於夔故也漢官典職尚書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畫古列女重行書贊蔡質漢官儀尚書郎女侍史執香爐燒燻從入臺中 山樓粉堞隱悲笳 堞達協切城上垣也指言白帝山城樓奏胡笳而悲也 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 日日一作一日謂樓在翠微山氣之間也爾雅山末及上曰翠微 信宿漁人還泛泛 詩泛泛楊州 清秋燕子故飛飛 故一作正陸機壯哉行飛飛燕弄声 匡衡抗疏功名薄 甫用以直言近日移華州掾媿其不如匡衡也匡衡傳衡字稚圭是時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遷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劉向傳經心事

違甫恨不得講經于朝如劉向也劉向傳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擢諫議大夫會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同
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言貴公子也西都賦北眺五陵言長陵安陵陽
陵茂陵平陵高貴豪傑之家也論語乘肥馬衣輕裘范彥隆詩裘馬悉輕肥
聞道長安似弈棊弈棊互有勝負也左氏傳甯子視君不如弈棊百年世事不勝
悲勝讀平聲王侯第宅皆新主以衰亂之故而易主也文武衣冠異昔
時悲故舊也直北關山金鼓振言夔州之北用兵乃隴右關輔之間擾攘也征西車
馬羽書遲馬樊作騎遲一作馳言當時西有吐蕃吐蕃之冠未息羽檄交馳也魚龍寂寞秋江
冷酈元水經魚龍以秋日為夜龍秋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日爲夜也按集又有魚龍回夜水之句蓋皆秋時作也故國平
居有所思言故國平時之事今有所思也古樂府鐃歌詞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
蓬萊宮闕對南山對一作望承露金莖霄漢間三輔故事承露盤高二十
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西都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望瑤池降王
母此言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喻言明皇之幸蜀也列子穆王篇周穆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上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東

來紫氣滿函關 此言肅宗收復長安也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有紫氣浮關老子果乘青牛而過關尹內傳關令尹周大夫也善於天文登樓四望見東極有紫色喜曰應有聖人經過果見老子 雲移雉尾開宮扇 崔豹古今注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即緝雉羽為扇翣以障翳風塵也 日繞龍鱗識聖顏 唐太宗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 一臥滄江驚歲晚 甫自謂也 幾回青瑣照朝班 照一作點青瑣省中門也甫追思前為左拾遺時隨班列而朝謁也或曰想望帝宮中諸公之朝也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 甫寓夔峽感秋而思曲江地之遊會也 花萼夾城通御氣 花萼明皇樓名夾城在修德坊與昇道坊相接 芙蓉小苑入邊愁 謂吐蕃陷京師也芙蓉苑在敦化坊與立政坊相接 珠簾繡柱圍黃鵠 謂曲江宮殿之簾帷繡為黃鵠之文也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佩之聲江摠讌詔詩綠楯朱簾金刻鳳彫采繡柱玉蟠螭鵠通作鵠 錦纜牙檣起白鷗 謂天子役龍舟於曲江也而驚起其白鷗也 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甫哀憐曲江昔因遊幸之地而為兵革之傷殘也謝玄暉鼓吹曲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 武帝本紀元狩三年發吏穿昆明池注引西南夷傳有越嶲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

通身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武帝旌旗在眼中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

織女機絲虛夜月漢宮闕記昆明池有二石人東西相望以象牽牛織女西都賦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西京賦豫章珎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立其右

石鯨鱗甲動秋風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石為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漢世祭之以祈雨有驗

波漂菰米沉雲黑菰古胡切謂池中之彫胡茂盛也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雕胡紫籜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唐本草圖經菰又謂之茭白歲久者中心生白臺如小兒臂謂之菰手其臺中黑者謂之茭鬱至後結實乃彫胡米也

露冷蓮房墜粉紅謂池中之荷花彫謝也爾雅釋草荷芙蕖其華菡萏其實蓮郭璞注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蓮謂房也

關塞極天唯鳥道言白帝城之寒鳥道則一帶皆高山也

江湖滿地一漁翁甫寓夔峽感秋而思昆明池之景物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逶於危切迤弋支切通作委蛇委曲自得貌左氏傳衛蒯瞶禱帝之墟杜預曰帝丘昆吾因之故曰昆吾之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古昆吾國杜預曰古衛地揚雄傳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晉灼曰昆吾地名也有

[illegible]

往來上宿其中故曰御宿三秦記漢武帝果園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升落地則破名含消梨 紫閣峯陰入渼陂 按別本此句在上句之上渼莫彼切渼陂在長安鄠縣紫閣峯乃終南山連嶺之峯也 紅豆啄餘鸚鵡粒 餘一作殘說文鸚鵡能言鳥也鸚從鳥嬰聲鵡從鳥母聲郭璞讀鸚鵡惠鳥棲林啄粲 碧梧棲老鳳凰枝 韓詩外傳黃帝時鳳凰止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佳人拾翠春相問 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問也貫祀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人 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甫思昔壯遊渼陂攜綵筆以干覽其物象以留題按集有渼陂行是也今老矣因賦是詩以望之故頭苦於低垂也庾信詩綵筆既操香殘遂滿

遠遊

江閣浮高棟 棟音凍 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巂 以吐蕃之兵未息也唐地理志劍南道蓋古梁州之域蜀郡廣漢犍為越巂益州牂柯巴郡之地越巂為雋首 風雨暗荊蠻鴈矯銜蘆內 淮南脩務訓鴈銜蘆而翔以備矰弋崔豹古今注鴈自江南還河北瘠微不能高飛恐為虞人所獲嘗銜長蘆以防矰繳 猿啼失木間 淮南主術訓猨狖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 弊裘蘇季子歷

國未知還甫以貧比蘇秦也戰國策蘇秦字季子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弊資用乏絕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茅屋二首

峽裏歸田舍公以張衡自比也衡有歸田賦其畧曰起塵埃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江邊借馬騎以貧之故也非尋戴安道前注似向習家池前注峽險風煙僻陳作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築場看斂積詩豳風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一學楚人爲甫時寓夔峽也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斯一作須田父實爲鄰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折一作逆暫起柴門色輕霑鳥獸羣麝香山一半夔州圖經麝香山州

東南一百二十里山出麝香故以為名寰宇記秭歸縣麝香山在縣東南一百一十里 亭午未全分 兩氣昏明而一半未分也四時纂要在午日亭午天台賦羲和亭午

天池 山上天然之池也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曾波白石中 曾與層同 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 疑其為夏禹所鑿也 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聞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飄零神女雨 高唐賦妾在巫山之陽旦為朝雲暮為行雨 斷續楚王風 宋玉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欲問支機石 荊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窮河源乘槎而去至天河見織女取支機石與騫而還 如臨獻寶宮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于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是為河宗氏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觀春山之寶玉穆王自此而歸上昇夢弼謂甫以比明皇之升遐也 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 一作樵童 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 茅一作勞

贈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祗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

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二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

大曆二年秋在夔州所作

大覺寺高僧蘭若和尚去冬往湖南。若爾者切釋氏要覽蘭若梵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空靜處音薩多論閑靜處智度論遠離處大悲經離諸忿務故諸說不同其實無諍因用以名寺

巫山不見廬山遠備廬山惠遠也松林蘭若秋風晚林一作間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尚乞齋時飯乞去既切香爐峯色隱晴湖遠法師廬山記東南有香爐峯秀起游氣籠其上氣氤若煙種杏仙家近白榆白榆星也言併殺之高近乎星辰也神仙傳董奉居廬山為人治病重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今猶呼為董先生杏林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飛錫去年啼邑子飛錫謂和尚去冬往湖南也邑子謂同邑之子思之也錫杖經佛告比丘汝等應受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皆執故也又名智杖又名德杖彰顯智行功德本故大智度論菩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釋氏要覽又曰昔高僧隱廬山峯遊五臺出淮西擲錫飛空而往西天比丘持錫有二十五威儀凡至室中不得著地必挂於壁牙故釋子称遊行僧為飛錫安住僧為挂錫也獻花何日許門徒門徒謂從遊之諸弟子也未知和尚歸在何日諸弟子當修供養以俟之

也後分經云釋伽爲靜慧仙人時獻五蓮花於燃燈佛前高僧傳僧戒行嚴潔天女來獻花也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 王新誕明珠

雲裏不聞雙鴈過 鴈喻兄弟也漢中王兄乃汝陽王璡時璡已先卒故甫有是句 掌中貪看一珠新 看一作見謂王新誕一子也 秋風嫋嫋吹江漢 嫋奴鳥切長弱貌屈原九歌湘夫人篇嫋嫋兮秋風 只在他鄉何處人 甫自謂也

謝安舟楫風還起 晉謝安字安石嘗與孫綽泛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雖放情丘壑然游賞必以妓女從 梁苑池臺雪欲飛 梁苑即兎園也謝惠連雪賦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游於兎園俄而微霰零落雪下連翩 杳杳東山攜漢妓 戲言漢中王也謝安攜妓東山之時尚杳杳然 泠泠脩竹待王歸 以漢中王比梁孝王也脩竹梁孝王園名也續漢書梁孝王兎園多植竹即所謂脩竹園也志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池脩竹園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今言覃山人本隱居此地蓋自是南極之老

人星也天官書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常以秋分時候之於南郊 北山移文誰勒銘

齊書周顒字彥倫汝南人初隱鍾山後應詔出為海鹽令孔稚圭字德璋過鍾山草堂作北山移文其文云馳驛煙路勒銘山庭 徵

君已去獨松菊 漢魏以來起隱士名之曰徵君陶淵明亦曰陶徵君者此也歸去來辭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哀

壑無光留戶庭 商仲文詩哀壑叩虛牝 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

處必須經 上句以己譏諷之之言也我所以不仕而流落於外正以亂離之故耳而豈山人者何事而出哉故又以能經世出處譏之也 高車駟馬帶傾覆 此戒之之言深矣古詩高車駟馬誰家子危去一失傷其身解嘲客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 悵望秋天虛翠屏

栢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古人已用三冬足 東方朔傳曰年十三學三冬文史足用 年少今開萬卷餘 今一作曾 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

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唐六典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按唐書天寶十五載丁酉七月肅宗即位於靈武改至德元載是時子美自賊中竄歸鳳翔拜左拾遺而扈從乘輿也乾元元年己亥移華州司功乾元二年棄官自秦入蜀上元元年辛丑二年壬寅並在蜀郡以此考之扈蹕上元初非年號也王定國謂扈蹕於上元之初元乃至德元載尔若在梓州守題卓壁云經啓上元始斷手賓雁年自當是年號也趙傅又謂李秘書為補闕扈從於上即位改元之初當是至德時而作此詩乃在代宗時却於主上之初元未詳當攷反氣凌行在反氣謂逆賊未息也蔡邕獨斷天子乘輿所在曰行在妖星下直廬妖星指祿山也承明廬乃李上直宿之所六龍瞻漢殿假漢以言玄宗自西京出奔也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萬騎集姚墟言賊兵掠取河北也帝王世紀舜居在漢中西城縣或言媯墟或作姚墟後漢志漢中郡媯墟在西北玄朔回天步謂肅宗即位靈武整兵朔方郡回言回翔也詩天步艱難神都憶帝車謂神京憶玄宗幸蜀而未還也一戎纔汗馬書武成一戎衣天下大定百姓免為魚左氏傳微禹吾其魚乎通籍蟠螭印甫為左拾遺得通禁籍也蟠螭謂印鼻文也前漢元帝紀音義籍者為一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又漢官儀天子六璽皆玉螭虎紐差肩列鳳輿甫以拾遺得與

李秘書齊肩以待事殊迎代邸肅宗以太子即位故殊乎文帝之
天子之鳳輦也迎於代也按漢書高后崩諸呂謀
亂欲危劉氏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共誅
諸呂遂奉天子法駕迎代王於代邸立爲孝文皇帝喜異賞朱虛
李公以宗室而爲秘書復異乎朱虛侯之平諸呂也按漢書齊哀王
弟章入宿衛於漢高后封爲朱虛侯以呂祿女妻之後呂祿呂產作
亂章與周勃陳平誅之章乃先斬呂祿冠蓋方歸順乾坤欲
文帝益封朱虛侯二千戶黄金一千斤
晏如不才同補袞謂爲拾遺也詩烝民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奉詔許牽裾謂拾
遺得以直言極諫也魏志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
實河南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內毗隨而引其
裾帝從鵷鷺叨雲閣鵷鷺喻爲侍從而直乎臺麒麟滯玉
其半省也古詩爾亦鵷鷺行
除玉除一作石渠麒麟神駿也宜文園多病後昔司馬相如有渴
留滯於玉除以比李秘書也疾爲孝文園令甫用
因以中散舊交疎甫與高李酣飲任吟不拔故阮之交自飄泊之後
自比交遊遂從此疎絶故也晉嵇康傳康拜中散大
夫所与交者惟阮咸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
阮籍豫爲竹林之遊
遠壍或作塵臺榭楚宮虛虛一作除巫峽楚宮觸目非論故言
皆甫飄泊之地也舊
時人物不堪論也阮新文尚起予論語起予清秋凋碧柳
步兵詩物故不可論者商也

別浦落紅濵(此紀時也)消息多旗幟經過數里間戰連唇齒國(謂史思明連結吐番入寇也左氏傳僖四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乎)軍急羽毛書(高祖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奏事曰若有急則插羽於檄謂之羽檄也)幕府籌頻問(公自注曰山劍元帥杜相國初罷幕府參籌畫相公朝謁今赴後期也)山家藥正鋤(公自注曰秘書比卧青城山中)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台星指杜公杜公入朝遂稱美李秘書而薦之於天子也)西蜀從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敭坑士卒(敭與揚同書說命敢對揚天子之休命今李秘書之行子美期以對揚之際宜坑成都叛卒賊使西蜀從弭而南翁得以攄其憤懣也南翁子美自喻也項籍傳南翁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注南翁南方之老人也史記白起傳起善用兵爲秦將秦攻趙趙軍敗降起起盡坑殺之)乾沒費倉儲(乾音干言叛卒不勦後復來㤼是國家有乾沒之患而坐廢糧廪也漢書張湯傳音義曰乾沒射成敗也得利爲乾失利爲沒也)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今縱用兵之際觀其事勢文武不可偏廢亦須才士擢用朝廷之礼宜無忽於文儒也)御鞍金騕褭(騕褭駿足之神馬也)宮硯玉蟾蜍(蟾蜍貯水以添硯也西京雜記晉靈公冢甚壞壯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雅有

玉蟾蜍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匣以盛水書滴拜舞銀鈎落銀鈎謂詔書字勢也恩波

錦帊舒言李秘書入謁天子蒙詔寵錫恩光之盛也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

焦貢易林恩解憂除良友相於去棹依顏色棹一作旆作帆去聲沿流想疾徐謂下

峽不疾不速也沈綿疲井臼甫言病久纏身又疲於自操井臼之役也後漢馬衍傳兒女常自操井臼又西羌傳

傳育在武威段奏盡妻子不免操井臼倚薄似樵漁倚薄言依山水而居故云似樵漁也謝靈運詩拙疾相倚

薄乞米煩佳客乞去既切與人物也鈔詩聽小胥鈔楚交切胥也杜陵斜照

晚潏水帶寒淤潏古穴切水名淤衣居切濁泥也漢書上林賦音義潏水乃八川之一出杜陵今名沇水自南

山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又行乎淵於之浦杜陵潏水皆子美故里也莫話清溪髮清溪今子美客居之

地也蕭蕭白映梳

送李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舫府望切舫舟也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

聽楓葉下聽讀平聲石謂灩澦堆之石也櫓搖背指菊花開此紀時也貪趨相

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南極一星朝北斗（南極以言李公在楚而往是爲南極之星北斗指長安上直北斗因號北斗城也晉志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見則治平主壽昌北極北辰最尊者也天運無窮三光迭耀而極星不移故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也）五雲多處是三台（三台指杜相國鳴斷也孝德所感故五色雲見天官書斗魁六星兩兩相比者爲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爲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春秋時夔子国乃漢魚復縣也）霜薄楚王宮（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也）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蘂紅年年小搖落（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不與故園同（故園指長安舊居也）

十月一日（歲時廣記太清草木方云十月一日宜食麻豆饋判授歲時記人皆食黍臛則以乾飯以麻豆羹沃之饋即黍臛也又盧公範饋節詞議十月一日上壽麥野雞餺飥）

有瘴非全歇爲冬不亦難（時已十月矣而瘴氣尚未歇所以爲冬候之難也）夜郎溪日暖（馮緄傳夜郎西南夷之國犍爲有夜郎溪十道志珍州有夜郎山）白帝峽風寒蒸裹

如千室（夔俗以蒸畟爲節物）煁糖幸一柈（糖一作糟柈與盤同煁郎消切）玆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按集公以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枝自分明爲吳體以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爲俳諧體又以江上誰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爲新句雖若爲戲不害其格力也）

異俗可吁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養讀去聲諸家詩話烏鬼之說有四焉或以爲烏豬或以爲烏野神或以爲烏蠻鬼或以爲鸕鶿其說皆非也余按詩詞事略爾二家荆楚間祀烏爲神所謂神鴉也唐元稹字微之貶江陵士曹作百韻有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自繫曰南人染病則賽烏鬼楚巫列肆悉賣瓦卜則烏鬼之名當以此爲是也況巫楚之人多信鬼醫有崩得殺人而祭之者故子美有可怪難居之句）頓頓食黃魚（郭璞注爾雅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甲無鱗江東呼爲黃魚）舊識難爲態（難或作能）新知已暗疎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態乃交爲態也難與之爲態則其人之薄矣屈原曰樂莫樂兮新相知而至於已暗疎則其人薄又可知已故且欲耕鑿不復与薄俗相關也）

西歷青羌坂（坂一作阪非也水經注江水逕巫峽過青羌坂）南留白帝城（前注）於菟

侵客恨於音烏菟音徒於菟虎名也左氏宣公四年傳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爲令尹子文粔籹作人情粔其呂切籹尼呂切粔籹角黍也宋玉招魂粔籹蜜餌有餦餭注粔籹以蜜和米麪煎熬之方言餳謂之餦餭即乾飴也出說粔籹膏環也一云餅也籹徒當切

瓦卜傳神語楚巫擊瓦觀其文理分析以定吉凶謂之瓦卜畬田費火聲聲一作耕畬以諸切又音奢楚俗燒榛種田曰畬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爲柄刃勾曲謂之畬刀

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甫自注曰頃歲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余謂公言風俗處處不同孰非孰是烏有定乎但付之一睡而已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依歸田去言自白帝歸田也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見公之不殘物也拾穗許村童見公之不已吝也

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寰宇記歸州巴東縣有石門山寒風疎草木

曉日散雞豚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

作客信乾坤作如字又音佐唐皮日休胥口即事詩鷗鷺為一處兩處旅艫三家五家會把酒船偎荻共君作箇生涯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

猱玃鬚髯古猱乃高切玃厥縛切爾雅猱善援玃援善顧蛟龍窟宅尊廣雅有鱗曰蛟龍羲

和冬馭近冬一作驂以兩崖之高故日馭去之近也廣雅日御曰羲和月御曰望舒山海經東海之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常浴日於甘淵愁畏日車翻以冬日晷短故畏其日車翻去也莊子徐無鬼篇若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李尤九曲歌歲年晚暮日已斜安得壯士翻日車

柳司馬至

有使歸三峽相過問兩京兩京謂雍洛也函關猶出將渭水更

屯兵設備邯鄲道漢文帝謂慎夫人曰此北走邯鄲道也後漢注邯鄲縣名屬趙國今洺州縣也和親

邏迥城 吐蕃東城名也右言出將乞兵與夫設備和親皆因吐蕃之故也舊唐書吐蕃傳吐蕃本南凉禿髮之後語訛謂之吐蕃其國都城號爲邏些城屋皆平頭貴人處於大氊帳爲拂廬新唐書吐蕃傳吐蕃號君長曰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寰宇記匈奴有邏迦坡余謂當從舊史爲正 幽燕唯鳥去 北去道不通豈以安史之亂鎮戍而蕃鎮跋扈耶 商洛少人行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 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 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 西征賦猶有犬馬之戀主切託慕於宮庭

孟冬

殊俗還多事 甫中原人而落巴夔故指爲殊俗也 方冬變所爲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巫峽寒都薄 楚地暖故也 烏蠻瘴遠隨 烏蠻一作 終然減灘瀨暫喜息蛟螭 水盛 黔溪一作烏沙渠荒記雋州巂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冬滿則蛟螭橫既冬水日落可以暫息蛟螭之憂也廣雅有鱗曰蛟龍無角曰螭龍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此夔州詩而言三蜀百蠻蓋夔在三蜀之下百蠻之北廣言之也）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隱於靳切馮也）猿捷長相見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陸士衡詩迅雷中宵激）龍蛇不成蟄（十月雷出其時也故驚起龍蛇之蟄而變易天地之常也易龍蛇之蟄以藏身也）天地劃爭迴（劃呼麥切）却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宋玉高唐賦言神女曰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而今也雷之不時若妬神女之為雲雨而霹靂以震之也）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清旭清曉也）霜空萬嶺含野人時獨往（野人甫自謂也）雲木曉相參俊鶻無聲過（鶻胡骨切又音骨）飢烏下食貪病身終不動搖落任江潭（宋玉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

浦帆晨初發帆讀去声郊扉冷未開言方晨朝之際想江浦之中其帆起發而郊居之家以冷而未開其扉也林疎黃葉墜野靜白鷗來礎潤休全濕休能也言礎石之潤經夜稍乾而半濕矣淮南說林訓山雲蒸柱礎潤注柱下石礩也晴雲欲半迴言朝氣晴霽則其宿雲半斂而迴去也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即前篇驚江十月雷是也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莊子大宗師篇夫大塊勞我以生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冉冉無氣貌人苟趨競於利則其氣喪矣古樂府陌上行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行行見羈束謂凡百所行但易羈束不自由也古樂府詩行行重行行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賤之所以悲者以貴形之也故無貴則賤者不悲貧之所以不足者以富形之也故無富則貧者亦足君子當安乎富貴貧賤樂天知命而不憂也矣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鄙夫甫謙辭也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昔太史公留滯周南忘情任榮辱一歸之於命也朝班及暮齒甫嘗為左拾遺今又為工部員外郎則所謂朝班公時年五十六矣謂之暮齒然日給還脫粟日給惟一脫粟而已蓋

以貧故也編蓬石城東編蓬爲室至以庇風雨也採藥山北谷採藥爲餌以療衰疾也以

用心雪霜間不必條蔓綠言能守其節操不爲紛華變易其心也非關故安排

莊子大宗師篇仲尼謂顏回曰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郭象注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曾是

順幽獨謝靈運詩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又曰安排徒空言幽獨賴鳴琴達士如弦直小人

似鉤曲孟子曰故者以利爲本人當安時處順不用注意安排安排若則是以利爲本是以達理之士其直如弦也後漢童

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負暄日之暄以候樵牧之歸也列子

楊朱篇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有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當有重賞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飜河漢梁棟日已出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

實一作室甫以私居口體爲累未免驅兒營治生計以爲口實故也王筠詩我豈營私實天寒行旅稀歲暮

日月疾榮名忽中人忽一作感中竹仲切謂暮年檢校工部尚書郎也宋玉九辯薄寒之中人世亂

如蟣虱顏延年嘗有言亂世人事如蟣虱甚費梳爬回視鹿門君子自顧我輩何其卑乎可歎哉東漢王符論君子與世如畢

蟊鶂彈中抑宗元詩中蔽蟊蠥空屺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三皇之前其風淳朴寡慾而自足莊子胠篋篇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伏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則至治已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自結繩之後巧俗日滋始膠漆然易繫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莊子駢拇篇三代而下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稽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是以燧人火化而爭欲之心起董狐直筆而是非之端生故南所以有首禍階厲之言也尚書大傳燧人爲燧皇以火紀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令人无腹疾遂天之意故云燧人左氏宣公二年傳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王康琚招隱詩放懷青雲外絕跡窮山裏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一作終然契真始言有燈則有蛾有利則有爭要當放神俛仰無所疑滯視死生如往還也得匪合仙術一作歸匪金仙術邢子才詩安得金仙術兩腋生羽翼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如一作似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浮雲因變態不常之物初如白衣而無情猶之可也至變爲蒼狗則

有情之甚矣古今人事變更不可名狀有如此也 近者抉眼去其夫夫陳作眛河東女兒
身姓柳河東柳氏之女疾其夫王季友貧醜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之東北方人言不喜見者每曰抉眼丈夫正
色動引經美其通經也酆城客子王季友鮑欽止曰江西觀察使李勉時王季友兼監察
御史爲副使今洪州使院有題名可考 羣書萬卷常暗誦謂其博涉也孝經一通
看在手美其孝友也貧窮老瘦家賣屐屐一作屩屐竭戟切屩也好事就
之爲攜酒好讀書聲譽其貧也揚雄傳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豫章太守高帝孫
豫章南昌故郡也唐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勉自河南從江西觀察使乃三世孫也引爲賓客
敬頗久此下休季友且言其逢主人李太守也問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
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然王季友通經好孝友
之士也見愛於太守李侯而見惡於其妻亦足見人生反覆萬事亦變更如浮雲然茲可歎也明月無瑕豈容
易謂如明月之珠不易得也淮南氾論訓明月之珠不能無纇鄒陽傳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莫不按劍相眄者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紫氣鬱鬱猶衝斗謂如豐城之劍不可掩也張華傳華登樓仰觀斗牛之間有紫

氣壓凝巨寶劍之精上徹於天在豐城時危可仗眞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二人指李太守王季友也太守頃者領山南李勉常爲梁州刺史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培都苟切塿路苟切培塿小阜也言王生之拜太守顏色如仰高山其餘人眞培塿也用爲羲和天爲成上爲如字下爲于僞切堯典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用平水土地爲厚舜典咨禹汝平水土王也論道阻江湖王也可以論道而淹滯於江湖阻於致身也尚書周官惟茲三公論道經邦李也疑丞曠前後李也可爲疑丞而天子前後曠闕斯人也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死爲星辰終不滅莊子大宗師篇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夏侯湛畫贊先生棄俗登仙靈爲星辰劉向列仙傳東方朔爲郎棄而避亂置幘官舍風飄之去知者疑其歲星也漢武故事東方朔死西王母謂武帝曰朔木帝精也爲歲星下遊人間非陛下臣也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甫以王李友二公比之風后力牧可以論道可以疑丞以輔王室故迴首以眷思之也論語揣輔篆

曰黃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黑受準斥墨或作牧帝王世紀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復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帝歎曰風號令垢去土后在也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之弩異力能遠驅羊萬得羣牧民為善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乃得風后於海濱力牧於大澤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特宅一作持見臨潁李十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三載一作五載時甫纔三歲當作十三載余尚童稚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瀏灕瀏音流一音柳灕音離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明皇雜錄天寶中上命宮女數百人為梨園子弟皆居宜春北院上素曉音律時有馬仙期李龜年賀懷智皆洞曉音律安祿山從范陽入覲亦獻白玉簫管數百事皆陳於梨園自是音響殆不類人間有中官白秀正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以邏逤檀為之溫潤如玉光輝可鑑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而諸貴主洎虢國以下競為貴妃弟子每授曲之終

(皆廣有進獻時有公孫大娘者善劍舞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遺妍妙皆冠絕於時也)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繡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後漢郡国志魏郡治鄴)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言不安也)㸌如羿射九日落(㸌戶伏切又黃郭切灼也)(淮南本經訓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萬民皆喜山海經黑齒之北曰暘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戴烏注羿射十日中其九)矯如羣帝驂龍翔(夏侯玄賦如東方群帝并驂龍駕而翱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右皆形容舞劍之狀也)絳唇朱

袖兩寂寞言公孫已没也況有弟子傳芬芳況閣本作晚臨潁美人在白帝白帝夔州魚復縣李十二娘傳其術而來遊于此也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先帝指明皇也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指言祿山思明之亂也梨園弟子散如煙言失職而分散也女樂餘姿映寒日指言李十二娘也用十月十九日見之此所謂映寒日也金粟堆南木已拱謂明皇化去墓之松柏已拱矣金粟堆長安明皇泰陵之北唐書紀玄宗親拜五陵至睿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墓木拱矣此詩又有金粟堆頭松栢裏是也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陶潛閑情賦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魏文帝善哉行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又與吳質書皦日既匿繼以朗月樂極哀來愴然傷懷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疾一作寂甫於此見舞劍復值兵亂去留未定今乃徒奔走荒山而足胝如繭也淮南脩務訓申包胥曽繭重胝至於秦庭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 泥力計切 江上形容吾獨老 屈原漁父篇故遊江濱形容枯槁 天涯風俗自相親 涯一作邊 陸士龍詩倫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百城各異俗千里足良隣嵇舊雖假合風土豈歷親 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 甫遠想紫宸殿賀冬公卿之退朝也 心折此時無一寸 列子仲尼篇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別賦使人心折骨驚 路迷何處是三秦 是一作見 應劭漢書音義項羽立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三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小至

沈約宋書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有稱小至當謂是也或曰陽爲大陰爲小冬至陰極故曰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文添弱線 刺七迹切 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 史記刺繡紋不如倚市門 吹葭六琯動飛灰 續漢書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曆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 岸容待臘將舒

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左氏僖公四年傳凡分至啓閉
必書雲物吳越春秋越王爲夫人曰豈料再還重復鄉國風景不殊舉目有山川之異教兒且覆掌中盃
鮑照三月詩臨流意覆杯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荊州荊州江陵府也消息眞傳解我憂鴻鴈影來
連峽內古詩羊兒鴻鴈序鶺鴒飛急到沙頭鶺鴒与脊令同水鳥首尾動搖相應故以喻兄
弟也詩常棣脊令在原嶢關險路今虛遠嶢舊作嶢誤也嶢關在陝內近藍田漢高帝紀秦王子嬰遣將
距嶢關又曹參從高祖西攻嶢關音義曰嶢關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禹鑿寒江正穩流朱
紱即當隨綵鷁鷁倪歷切水鳥也船頭畫以厭水族青春不假報黃牛
馬度秦山雪正深度一作渡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
生春色甫自峽往荊下以春時也故國移居見客心故国人情之所不忍離也今自故国而移
居以不得已而來則客心可見矣賸欲攜提如意舞賸与剩同賸欲或作歡極晉王戎好作如意舞庾信

詩王戎如意舞山簡接䍦倒山簡詠舞腕動君華玉衫隨如意風王子年拾遺記孫和醉舞如意誤傷鄧夫人頰喜多行

坐白頭吟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巡簷索近梅花笑

冷蕊疎枝半不禁蘂一作落

庾信羅含俱有宅庾信宅即宋玉故宅也庾信哀江南賦誅茅宋玉之宅是也餘見送李功曹之荊州詩余知古渚宮故事羅含字君章為桓溫別駕以廨舍喧擾於江陵城西二里小洲上立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後安成王在鎮以其宅借鎮軍劉朗之見一丈夫衣冠甚偉被袷而立朗之驚問忽然不見人謂君章有神識引之荊州記城西百餘里有樓俯臨川上羅君章居之因名為羅公洲樓下洲上果竹交蔭長楊傍映交梧前疎鮮近城隍處向亡墜春來秋去作誰家

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如蔣許

徑三輔決錄蔣許字元卿舍于竹下開三徑唯故人求仲牧仲從之遊為園須似邵平瓜蕭何傳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瓜美世號東陵瓜比年酒病閒消渴年一作因弟勸兄

酬何怨嗟

集註杜工部草堂詩卷第三十三